

美中两国不是生死对头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臧英年

引子

美国拜登总统上任后的首次国际外交之旅已经起步，他于6月13日完成了七国首脑会议之旅，又于6月14日会晤了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的成员，下一站是欧盟。他快马加鞭，席不暇暖，为的是要宣扬“美国回来了”，美国已重返国际舞台，要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和极权国家对抗，并指名中国有实力，有行动，打破了国际常规，对美国形成直接威胁。那么，拜登的所思所言有商榷余地吗？中国会是美国唯一无二的“假想敌”和强烈的竞争对手吗？

美中现况

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美苏两大阵营冷战一段时间，到了1990年苏维埃联邦解体，美国便在国际上成为一强独霸。近20年来，全球化和多元化兴起，欧亚地区都有区域性组织出现，整合了本地区的全面力量，集腋成裘，形成格局。这也改变了美国唯我独尊的状态。

但尽管如此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，其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力至今是举世无双的。

中国从1979年开始，在邓小平的主持下，推行“改革开放”政策，让中国从自困自绝的陷阱里解放出来。2001年12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，中国进入世贸组织（WTO），逐渐展开了中国产品远销全球市场的局面，使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，让中国的生产力日增，数年前已达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国的显赫地位。中国个人和家属不断增加收入，全民脱贫功效日显。

可是，至今中国总体的硬件和软件实力和美国比，还是差距很大。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中国内部，进入小康社会，让全民享受安居乐业的实质好处。中国政府没有，不必要，也不可能以蒸蒸日上，努力取代美国，成为全球魁首为行动目标。中国在历史上也没有对外侵略、扩张领土的基因存在。明朝郑和下南洋，是要显示中华文化辉煌发展的成果和威望。以后，明朝严禁出海，清朝依样实施。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强国去全球霸占殖民地的同时，中华大地是闭关自守，沉睡不醒，自我中心和不问外务的。至此，应有的结论是：美国不必过分捉摸和担心，认为中国会成为它的对手、强敌和毁灭者。

可是，正所谓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。”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和当前作用使得美国产生忌惮。1949年后中国有太多的自上往下发动的全民运动，祸国殃民，一无可取。中国也需要改善人权，给全民提供一个和谐、宽松和充满鼓励的优良环境去发挥他们的能量、潜力和报国心愿。此时，针对民生建设和军备扩充两大任务，中国要以民生为重，军备为缓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，这包括美国和俄罗斯，会向中国发动寻求自杀的热战。而以“为人民服务”为号召的中国的民生建设（个人所得偏低）还要继续加强。



在英国参加G7峰会的各国领导人，6月11日在风景秀美的海滩上拍摄团体照，热情互动。(Getty Images)

美中互补

记得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句话：“太平洋很大，容得下中美两国。”此语更积极和加以延伸地说，便是：“全球建设振兴需要中美两国彼此的理解、接纳与合作去达到其目的。”中美的特长和优点并不重复，中美的经贸结构可以互补和互助，中美的科技发展可以和平竞争，各显其能，中美在诸多国际事务上，如抗击病毒疫情、应对气候变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里可以各尽所能，携手合作。

美国专家已提出议论，认为川普执政时大量提高中国产品输美关税的措施是两败俱伤。这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，也并没有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；这减少了中国外汇的收入，降低了中国购买美国产品的储备能力。川普在位时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，中国全力执行采购美国农业产品的预定数额，也难以达标。再有，在全球生产、供应和采购大循环一体化、一线牵的大格局下，中国居于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，美国的经贸发展能够和中国全面脱钩、而达到自给自足吗？

结论

美国有使命感，以全球推动民主自由体制为己任；美国有优越感，坚信自身制度良好，全民有创造力，有团结力；美国有危机感，唯恐有后者居上，取代了它的领导地位。

美国应该集中力量，发挥其使命感和优越感。拜登取代川普执政美国，恢复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参与，集中力量平复疫情，改善基建，发展科技和打击种族歧视，促进社会和谐等，都是切中时弊，运作得所。美国与日俱进，就自然巩固了它的领导地位。

美国对中国要采取友善理解及和平共存的态度和行动。到头来，中国不是美国的生死大敌，中国可以是美国理当结盟的友邦。

正所谓：

美中敌对非良策，双方理解加合作。

日久天长见真情，高瞻远瞩胜算握。

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